

中欧论坛 2007

主题讨论组 WT22 — 富裕与贫穷：何种社会模式？

城市：比利时安特卫普

欧洲反贫穷网：www.eapn.org

比利时伊文思基金会：www.evensfoundation.be

议题介绍和基本背景

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后贸易往来的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已经和五十年前相比截然不同，并在世界范围内使得人均收入迅速增加，但这种增长成果并没有使所有的人民和所有的社会阶层平等地受益。

有些人一直以来捍卫都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国家水平上，这些变化使最富有的国家更加富有，使最穷的国家更加贫穷。事实上，中国和印度在继其他亚洲国家之后的快速发展体现了经济的‘去物质化’，在经济的‘去物质化’中知识和技能在生产中代表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贸易往来的全球化带来了大范围的技术转让，并似乎带来了绝大部分区域（非洲除外）技术和经济水平上的逐步在趋向一致——不管我们认为趋向一致的进程是过快还是过慢。另一方面，在每个社会内部，这个趋向一致的进程一般都同时伴有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这种现象是一个历史性规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更为明显。

在欧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通常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框架内实施了一些强有力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这些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进行的，因为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生产需要动员劳动力和机器，这种经济形态与国家边界依然存在的事实并存，后者并没有就此消失。

和欧洲相比，中国的政治历史自然有不同的地方。从1949年到1978年，国家对整个社会拥有完全统治权，尤其是对经济的控制，在消费商品稀缺和政府主要控制再分配的条件下保证平等的生活条件。但是，1978年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个新的富裕阶层快速发展起来。尽管数据显示，这种发展伴随着贫穷人口数量在总体上的减少和由几千万人口组成的中层阶级的出现，但是新出现的社会差异在国家从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领域中退出，不再负责过去承担的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任务之后就更为明显。在新的技术系统中有大量的科学和技术以及信息知识，众多的低技能产业逐渐被淘汰，简单地说，富人越来越不需要穷人了。

国家的经济产业逐渐失去了自主权。经济体制和国家社会体制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发生冲突。在这个舞台上福利经济国家执行的社会再分配系统面临着质疑。尽管在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范围内，国有部门普遍占据着重要位置，并呈上升趋势，但和过去相比各个国

家都感到其保护者的作用越来越小。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创造新的和谐社会模式。该研讨会的目的是互相分享彼此的思考所得，同时通过比较不同的欧洲模式，甚至比较更大范围内欧洲和中国的不同来使彼此受益。

（作为该议题的发动者，欧洲反贫穷网（EAPN）对欧盟内部的情况更为了解。因此，该介绍会更多地涉及关于欧洲的情况。我们希望其他更加了解中国情况的参与者能接受我们的提议从中国的角度做相同的思考。）

全球化和财富... 和欧盟的作用

在对中欧进行对比时，全球化的问题格外引人注目。如果管理得当，全球化创造的财富能够提供机会使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民脱离贫穷。如果管理不当，全球化则能加深他们的边缘化和贫穷程度。我们不能预先设定任何一种结果，因为结果是由政府和国际机构，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采用的政策和他们各方基于世界治理的新秩序达成共识的能力来决定的。

各国和欧洲大陆的福利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一个关于以社会聚合为代价提升经济目标的效度的思想斗争。在欧盟，原来基于平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支柱之上的完整的‘里斯本’想法现在只变成了狭隘的提高‘增长和就业’的策略。从福利经济国家削减和缓解的措施来看，市场自由化、提高了的就业的灵活度，公共服务业的私有化和社会保障系统的现代化因此获得了优先地位。在另一方面，处于争论最前沿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派、公民社会组织和许多非政府组织却提倡发展更加有凝聚力的社会：他们主张不要削减，要强化所有人的社会权利。如果欧盟要在国际上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控制自由市场的霸权的对立面，那就需要强化欧洲社会模式。需要证明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等目标之间并不互相抵触。

许多新的国际社会运动都发出了强烈的反对的呼声，他们希望有新的全球性的选择，并为所有公民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示威提供创造性对话的开放空间。他们中的一些提出了能在全世界范围内适用的向更加高尚的社会前进的具体计划。因此，现存的老一套的框架必须要进行重建，而一个整顿过的崭新的联合国要在其中起更加主导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也要得到更加有代表作用的地位，还要降低少数的发达国家的垄断作用。有国际影响力的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应该在新联合国的管理权限和民主的控制之下。新型的联合国应该更加民主并更具代表作用。这样的计划已经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得到了发展、描述和公开，其中就象‘国际全球化论坛’所做的一样(www.ifg.org)。

正是基于更具参与性和公正性的代议民主政治、通过建立紧密联盟的过程，追求国际社会公正、团结和平等的努力才会得到激励，并最终得以实现。

在国际水平上，欧盟在欧洲社会模式的力量基础上努力促进国际范围内合乎道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进程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公民、政治和经济社会权利国际公约的基础上，欧盟应该详述一个真正全球性的法律秩序。欧盟还应致力于强化国际机构，并不遗余力的促进地区和国际水平上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的再分配。

然而，欧洲的政治领导人好像仅关心把欧盟变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区域。但是，这对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的穷人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只为了提高竞争力或者促进欧洲的团结和欧洲与其他地区的团结吗？改变贫穷的历史需要我们经济模式的重大改变，要在强烈的政治意愿的指引下战胜那些对人类文明最具威胁的挑战，如，生态退化和社会不公。

在地区水平上，非政府组织对饱受贫穷的人民所做的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倡参与和权利下放，并同其他有关人士一起确保人民也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从最基层开始做起。但是，如何把各地区联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共同摆脱贫穷呢？我们如何确保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游说行为的发展和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能够有效结合起来挑战国际模式和惯例呢？

所有人的美好生活

近几十年来，人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市场力量自身能够使贫穷的国家和所有国家的贫困人口脱离贫穷的沼泽。目的在于消灭贫穷的发展政策不能由市场独自承担。当我们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的富人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相反地，贫穷却没有消失。

以对抗社会排斥和减少顽固的明显不公平为目的的社会政策必须关注社会中一些群体或团体的需要和权利。但是，他们必须在那些不管是在内容，还是在治理程序上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地区进行这些举措。所谓的内容是指富有成效的活动、对生产方式和劳动成果的所有权和控制、工作场所的组织、和对适当社会保护体系的促进和保护环境的政策。所谓的治理程序指的是地区、区域、国家和全球水平上的决策过程、允许自主参与的合法框架、对文化差异和社会身份的尊重，当然还有富有代表性和参与性的治理。

通过衔接社会各阶层中以人为本的、提倡共享的机构，我们能最佳地服务人们的需求和权利。国家不仅要被看成为一个协调各种各样、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的体制，还应是一个创造社会想要的集体财富和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工具。这样的社会只能从最基层生根，而且只能在民主的环境里茁壮成长。在确保个人和社会权利下放以实现该目标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社区到联盟...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

欧盟要完成他的使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并且这么多年来欧盟都没有实现他名称改变后应带来的影响。它刚开始只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并只限于这两个领域。后来又发展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比刚开始的两个领域的权限大的多。多年后的今天它力求成为一个‘欧洲联盟’，这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共同体’所不能比的。然而不幸的是，好像欧盟范围内的有关人员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使命和抱负上的改变。

就象我们已经提到的，在本质上，这种变化反映在《里斯本战略规划》的总体政策及其三个支柱上：增长和就业（经济支柱），社会保护和社会包容（社会支柱），和可持续发展（环境支柱）。在理论上这三个支柱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但是在实践中经济支柱得到了大部分的关注和优先权。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治领导人只关注其内部市场，并没有认识到或者没有充分理解‘欧盟’使命的真正涵义。政策制定者必须明白市场只是用来分配某些消费品和服务的必要机制和促进生产效率改变的刺激物，并不是有社会价值的集体财富评判人和提供者。这些集体财富只能通过政治活动来获得，如：达成一致，集体参与，透明决策和民主承诺等，这些都是由自由、公正和团结的价值激发的。因此，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是实现其它更高的价值和目标的工具和服务者这一点。市场和作为市场工具的企业最终目标不是为自身或者单个的受益人盈利，也不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地成为经济领域最富竞争力的一员。他们应该被看作是国家所有公民自身和集体发展的附属...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 它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富裕与贫穷... 联系

财富和我们如何理解财富以及其分配和贫穷及社会排斥之间有着很明显的关系。财富及其分配和发展出一个基于高水平社会保护的核心价值观之上的欧洲社会模式的可能性之间也有很明显的联系。尽管如此，在欧盟成员国我们对财富几乎一无所知。在欧盟，对财富的争论补充了对贫穷的争论。这种争论的背后想法是考虑‘财富的丰富可能性’以建设一个所有人都享有基本权利的社会。

财富新解

财富不能只限于财产和资产；我们也可以说一个社会在公共财富和服务方面很富有。同样，一个人的财富也不是仅仅取决于他的财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因此，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可以享受的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信息和知识。

因此，我们不要妖魔化财富，而是应该关注它那种能真正地解放人的内在潜力，如果分

配/再分配的机制得到了改变。

所以，财富的定义，就象贫穷的定义，一样应该受到质疑。

贪婪——财富增长的驱动力

亚当·史密斯在他 18 世纪发表的经典经济理论中，把人类定义为贪得无厌的生物。这样一来，他就成功地把贪婪从一种罪孽转化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那以后，无休止的欲望和增长不仅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价值，而且越来越成为所有社会的核心价值。

为了给财富下一个新的定义，并以此发展出一个新的更加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这种和其他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经济政策都要受到质疑。

在历史上，经济学常常被理解是关于稀缺货物的分配。但是今天，至少是在工业化的国家——或者从把世界看作一个社会的视角来看——根本就没有了所谓的稀缺货物，正相反，看看我们的社会，我们可以真正地说我们现在很富足，这就很清楚的表明如果有重新分配财富的政治意愿，贫穷是可以被消除的。

极端富裕的人越来越大的影响

另一个不管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让人担忧的趋势是极少部分富人不仅在经济政策，而且在政治上都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那部分极端富裕的人掌握了给一切下定义的权利，当然是他们的价值观和需要为依据，比如说自由的定义就越来越局限于指经济自由，而责任感和团结趋向于被认为只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社会的价值和责任。同时安全被认为主要是指保护财产和寄宿者的安全，而随着自由市场的进程似乎以最佳的方式安排一切，人们越来越不认为公正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

政府的责任越向有钱人转向，花费到公共部门的预算就越少（包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社会的统治阶层大多是由年轻、有文化、有钱的白人组成。他们的钱大多是通过炒股或继承得来的。他们好像还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这些都使人感到社会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诋毁福利经济国家和以团结为基础的税收系统就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公共服务越来越私有化和自由化也是。而这些只是市场经济准则生活各领域内占据主导的表现。这些领域包括个体户，非盈利部门和国家本身。

一个富裕的社会

欧盟现在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必须把社会问题提上日程，并需要欧盟领导人的坚决承诺。但是我们仍然面对的事实是，在欧盟有七千两百万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我们需要的是从本质上重新考虑欧盟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以确保所有的政策都是要消灭贫穷和社会排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所做的决定会决定我们是否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然而我们必须重申的是，不同的社会财富理解和分配之间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一个社会里所有人的美好生活才是重要的话，一个富裕的社会应该能保证其每个成员的最低收入，保证人人都能获得高质量的社会商品和服务（教育、保健、公共运输、儿童保育设施、咨询中心等）并共同承担风险。这样以来，一个富裕的社会就能为其成员提供需要确保所有人过好生活的能力。

该介绍得到了欧洲反贫穷(EAPN)全球化主流集团的支持和参考了EAPN在讨论欧洲社会模式的社会平台年会上一个关于‘富裕和贫穷’的议题。在此对做出这些贡献的作者表示感谢！

European Anti Poverty Network, Evens foundation, Paper written by Ludo Horemans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